

南洋弘宗法師相關研究之探討（下）

禪慧法師

三、能者多勞 難行能行

圓光佛學研究所道成法師的畢業論文，對曾在弘法院住過的如清法師的訪談，她很清楚地提到，「弘宗法師去新加坡之前，是在法雲寺做當家，他沒有住過弘法院。」雖然當時弘法院的改建，是由弘宗法師負責，但是，沒有像新聞報導所講的「有在弘法院住宿的紀錄」。還有弘宗法師到外面去講經說法，信徒的供養全部送回法雲寺，因為當時法雲寺住了一二百位僧眾，每天的開銷非常龐大。他又沒有什麼積蓄，「當時弘宗法師要去新加坡時，（船票）還是弘法院的達普姑（師姑）供養的。」¹

又同碩論附錄 7 頁 94 道成提到，弘宗法師涉及

「桃色」事件。政治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研究生蘇胤睿碩論《佛教山脈的形成與式微：以台灣法雲寺派為例》頁 71 亦曾述及。

1981 年筆者撰寫《覺力禪師年譜》時，曾經問

過當時尚猶健在之長輩們對此事之看法，以法雲寺老當家如賢及開山堂堂主妙學為首之長老比丘尼們一致認為：「其實那是別人的毀謗」。例如：關於法雲寺的土地，1933 年覺力禪師圓寂以前，當時土地有一部份是屬於林務局的，一部份是法雲寺的，那時法雲寺有一兩百位僧眾，所以覺力禪師和妙果法師就把一部份土地租給佃農，用這些收入來維持出家人的生活所需。因為土地糾紛，後來覺力、妙果兩人也是被人告。這也有人大作文章。你不做事都沒事，一旦做事就會有事，有是非。如果說「什麼都不做的人都對，什麼都做的人都錯」，這也太沒道理。做一個人就是要有肩膀，有擔當，有魄力，責任來時就扛起，只要你清清白白，問心無愧，又有什麼好怕的。

日治時代彰化有一個儒家文人社團叫做「崇文社」，是儒生聚會的社團，他們對宗教界很多神棍利用寺廟來斂財，以儒家觀點來批判，把一些臺灣社會上的醜聞資料加以編輯，出版成書叫《鳴鼓

集》，主要批判當時臺灣宗教界的敗壞現象。宗教團體未必百分之百都是好人，但是如果一竿子打死一船人，這也是不公平的。

《鳴鼓集》裡面用很多隱晦、影射的話，來謾罵當時佛教界的高層人士，我覺得這很不可取，因為每一個信仰、每一個宗派、每一個學派都要彼此尊重。像在昭和3年（1928）2月6號《台灣新聞朝刊》「驅僧談」上所提到的，僧有「高僧、戒僧、惡僧、淫僧」未可一律抹殺。也就是說出家人裡面有高僧；有守身如玉受持戒律的戒僧；也有不守戒律的惡僧、淫僧，未可一概而論。對於有功德的高僧，我們應該保護、尊敬，對於不好的，寄託在佛教裡面的一些惡僧、淫僧，當然要擯除。就像儒家裡面有真儒、有假儒，有真正的聖人、也有假聖人，有真道學、也有假道學，必須分清楚，不可以亂罵一通。這是《臺灣宗教資料彙編》第25冊第1集82頁上面所登載的，我覺得這個觀點很值得大家參考。社會上也是一樣，有些人寄託在宗教內懶惰不做事，利用宗教騙吃騙喝，這些「神棍、佛棍、惡棍」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是善良百姓，我們當然要保護他，就像佛教有慈眉善目的菩薩，也有金剛怒目，對好人我們要拿香鼓勵，對壞

人要拿槍制裁同樣的道理。

總歸一句話，新聞報導不可盡信，參考參考就可。要新聞報導公正客觀或平衡報導，簡直緣木求魚，為什麼？因為報社為了提高它的銷售量，有些黑心的報社，往往曇眾取寵，製造假新聞，與事實背道而馳，所以正面的新聞上不了檯面。還有，因為沒有新聞性，報社只好專門挖些狗屁倒灶的事，對此若無智慧判斷，就容易被誤導。此外，有些人只要抓住一點點尾巴，就捕風捉影說出家人怎樣怎樣，那請問：你所看到的資料或八卦傳聞，就一定是真相嗎？後輩之人，不知道、沒親自見過的事，最好不要隨便懷疑批評！更何況用女色來抹黑。

或許有人覺得批判、毀謗的後果有那麼嚴重嗎？世間很多事情如果不是親身經歷，是無法瞭解的。若有人很發心做事，遇到狂風暴雨，麻煩來了，被各種手段打壓、追殺，這時沒有人站出來為他講一句公道話，如果不是道心十分堅固，有大定力、大善根的人往往難以招架得住。反之，若功夫不夠，挺不住，因此自暴自棄，這對佛教不是很大的損失嗎？

以覺力禪師當年來講，面對男尊女卑的舊社會保守風氣，他有敏銳的眼光，眾生平等的心胸，看

到臺灣很多齋堂女眾想學佛，希望聽經聞法，他想到未來的時代，女眾在佛教，不管是出家或在家，都會佔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跟幾十年後，臺北善導寺妙然長老（男眾，《民國佛教大事年紀》主編）對慧嚴法師所講的相同。所以覺力禪師的一生，跟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不是只有栽培男眾去中國念書而已，他對女眾的栽培，除了教她們坐禪用功，學會講經說法外，甚至還讓她們住持道場、主持法會，非常用心的提拔女眾，讓她們能獨當一面可以領眾修行。比如：中和圓通寺妙清尼師、達智、達慧、達賢、法雲寺妙然尼師，還有家師如學上人等，她們在出家前後都或多或少，得到覺力禪師的重視與提拔。此在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蘇美文老師為首的論文〈使一切女子同取正覺：日據時期覺力法師對佛教女性教育之推動〉中有深入之研究與報導。²

還有，在南臺灣佛教我沒有見過女眾法師放焰口登壇作主的，但是，在臺灣中部、北部曹洞宗很多的女眾法師，包括我年長的師兄們，她們都會放焰口、做佛事，都能夠主持大型的法會。以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講，臺灣北部的佛教比南部要開放、要前衛、要先進。我想當年北臺灣的社會，比較能夠

接受女眾，尤其在女眾教育上，也是比較有利的。而這都是由覺力、妙果、弘宗、玄深法師等一脈相承、傳承下來的。

四、迎請大玉佛 供奉本山

《妙果法師紀念集》頁155〈我所知道的妙果和尚〉³，賴彌煙大德講述當年護送緬甸大玉佛上山情形，實在不是科技發達之今天，我們所能想像的。

苗栗大湖法雲寺的大玉佛，是當時東南亞最大的玉佛。有去過法雲寺或研究覺力禪師的人，應該都知道，這尊大玉佛是覺力禪師的徒孫、妙果和尚的大弟子弘宗達精大德，曾經做過法雲寺早期的當家師，在民國43年（1954年），得到南洋信徒的發心幫忙，用一百兩黃金所請的緬甸大玉佛，高丈二，重一萬台斤，我在拙著《覺力禪師年譜》也有提到，「玉佛法相莊嚴，靈氣秀發，為全臺首屈一指。」⁴

賴彌煙居士說，當時大玉佛要運送上山，非常地困難，因為那時候法雲寺的道路，還很難走。大同公司老闆林焜灶夫婦發心建造的妙賢路，是在民國54年（1965年）才完成，當時道路還沒蓋好，車



圖1：取材自《走過百年》，
(前排從左至右)道安、弘宗、道源、妙果、章嘉、如淨、(右1)律航。

賴彌煙有參與搬運大玉佛的經驗，當時妙果和尚做住持，叫他去幫忙，那時他才二十幾歲，年輕小伙子，因為做生意，時間比較有彈性。他還說當初他是帶棉被去做義工的。大玉佛來臺灣是坐船來的，當時通往法雲寺的山路共1820臺階，還沒有車子走的道路，一天才能往前挪動三、四尺，花上好幾個月（另一說花了二十天），才把緬甸大玉佛從山腳下護送到法雲寺山上。這件工程當時是由前中壢圓光寺住持如悟法師的大湖傳真：1895~1980大湖老照片專輯》中有當時搬運大玉佛的照片，我看了非常感動；根據該書說明：

圓山平光寺玄願法師的大護法。5
當時妙果和尚做住持，叫他去幫忙，那時他才二十幾歲，年輕小伙子，因為做生意，時間比較有彈性。他還說當初他是帶棉被去做義工的。大玉佛來臺灣是坐船來的，當時通往法雲寺的山路共1820臺階，還沒有車子走的道路，一天才能往前挪動三、四尺，花上好幾個月（另一說花了二十天），才把緬甸大玉佛從山腳下護送到法雲寺山上。這件工程當時是由前中壢圓光寺住持如悟法師的師父真源法師負責的。

《大湖傳真：1895~1980大湖老照片專輯》中有當時搬運大玉佛的照片，我看了非常感動；根據該書說明：

除山麓及寺院廣場等少數坦途，以拖木馬方式奉移外，大部份屬上坡

路段，由人工將吊架向前、向上扛一適當距離，以吊具能操作為度；吊架定位後，繫妥鏈條吊具，吊起玉佛。以人力配合，將玉佛向前、向上推移至下一定點，鬆開鏈條吊具。如此步步為營，週而復始反覆操作，費時約20天，方才圓滿安奉佛座。⁶

玉佛安座開光是法雲寺第三代住持妙果和尚，禮請中佛會章嘉大師（1890～1957）來主持。（圖1）在慶祝法雲寺大殿落成緬甸大玉佛開光典禮紀念的簽名照上，有白聖、道源、道安、悟明、懺光、寬宏、寬素、如悟、宗心（林錦東）、吳仲行、朱鏡宙、陳顯國、劉肇芳等十方大德長老、法師居士大駕光臨，可以清楚看出當年之盛況！當時弘宗法師的簽名是「星洲弘宗」。（圖2）

當我看到《走過百年——圓光禪寺開山100周

年回顧展集錦》頁132～133兩張照片，一張是法雲寺重建大殿落成、大佛開光典禮後，妙果和尚與弘宗法師師徒二人坐於大玉佛前之留影（圖3）；另一張是落成當天禮懺焰口圓滿，妙果、弘宗與佛事全體工作人員之合影，內心真是百感交集、五味雜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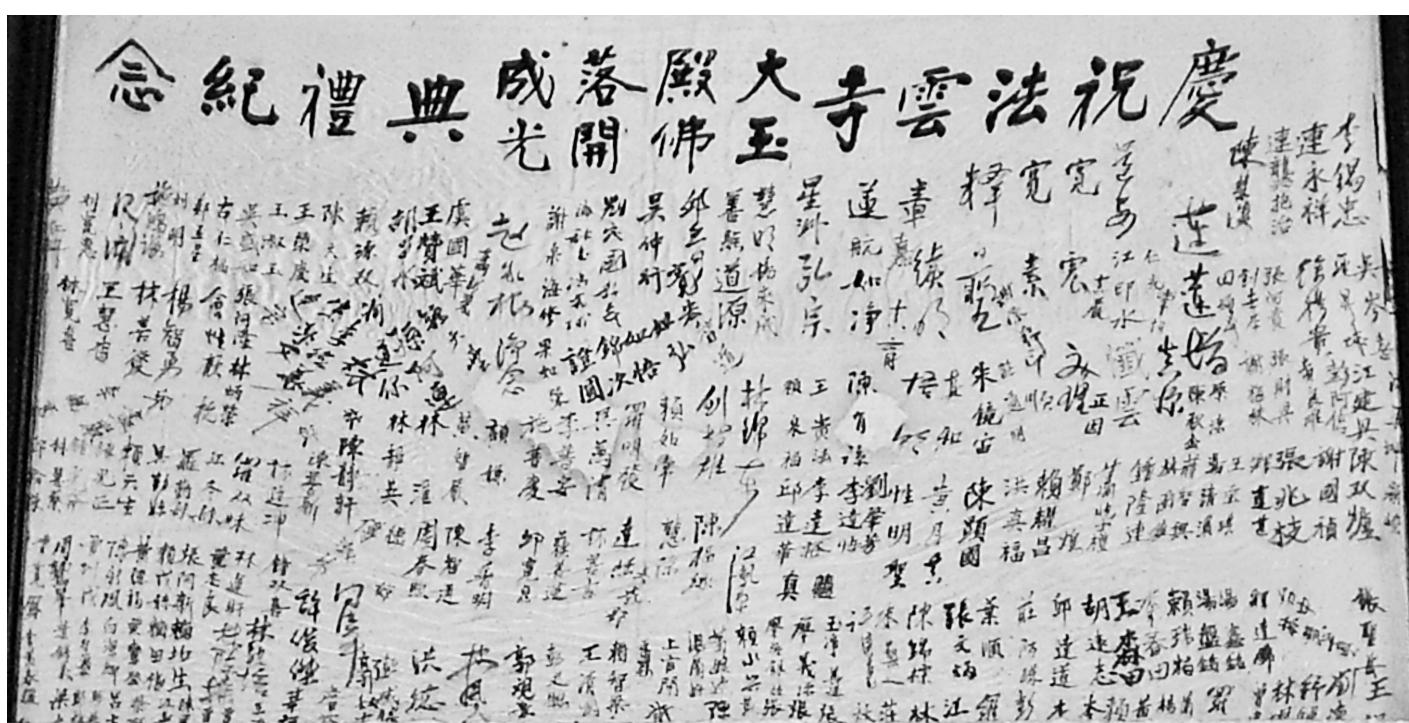


圖2：崑翫山房吳重德攝於法雲寺。



圖3：取材自《走過百年》妙果法師（右）弘宗法師（左）。

從以上不難看出，弘宗法師不論身在何處，心中對法雲寺祖庭孺慕之深。在二戰結束後，民生物資艱難的歲月，以他的修行福德，感動南洋僑界，募集淨資，迎請大玉佛回本山供奉，一如出國前擔任法雲寺監院之時，對常住、對覺公、對妙果師尊之護持。當師父、常住需要他的時候，義不容辭，永遠與常住三寶同在。

對不少人而言，或許記憶猶新吧。民國48年（1959）八七大水災，臺灣遭遇巨大肆虐，山線地區苗栗銅鑼三義等地未能倖免，災情慘重，苗栗縣議會以江有亮議員等為首及地方士紳，於獅潭弘法禪院舉辦護國息災法會，由妙果、弘宗法師二人主持（圖4），透過宗教力量撫慰民心，善盡佛法慈悲濟世，護國護民之責。

古德云：「欲為佛門龍象，先做眾生馬牛。」其為南洋弘宗法師一生之寫照乎！



圖4：弘法禪院護國息災法會後留影（前排右5）妙果、（右6）弘宗、（右2）江有亮，
取材自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s://reurl.cc/mZ95vj>。

■ 作者簡介

釋禪慧：日本駒澤大學畢業，台北三慧講堂圖書館創辦人、住持，研究領域為佛教學、禪學、佛教史、禪宗史研究。

註釋

1. 釋道成，〈覺力禪師及其派下之研究〉（1881～1963），桃園中壢：圓光佛研所，1999年，頁142。
2. 蘇美文，〈使一切女子同取正覺：日據時期覺力法師對佛教女性教育之推動〉，（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6期（2015年5月），頁37～76。
3. 賴彌煙，〈我所知道的妙果和尚〉，《妙果法師紀念集——老和尚圓寂40年追憶》，桃園中壢：圓光禪寺，2003年，頁155。
4. 釋禪慧，《覺力禪師年譜》，頁162。
5. 釋禪慧，《覺力禪師軼聞》，《覺力禪師年譜》，頁191。
6. 賴明森，《大湖傳真：1895-1980大湖老照片專輯》，桃園：賴明森自行出版，2004年，頁194。
7. 釋性願主編，《走過百年——圓光禪寺開山100周年回顧展集錦》，桃園中壢：圓光禪寺，2017年，頁132～133。